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工程部

磚石及鋼筋磚石結構設計 暫行規範

(規結——2——55)

建築工程出版社

愛情

土庫曼作家短篇小說選

薩雷哈諾夫等著

劉連增 王士燮 張家章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3 号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021 字数 50,000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5\frac{13}{16}$ 插页 2

195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300 册

定价 (320.25 元)

目 次

愛情(薩雷哈諾夫)	(1)
康迪姆—別斯巴雷的孫子(凱爾巴巴耶夫)	(22)
薩希回來了(卡烏舒托夫)	(29)
庫梅希(索爾塔尼雅左夫)	(58)
勝利(謝依塔科夫)	(67)
作者小傳	(85)
譯後記	(89)

爱 情

薩雷哈諾夫

1

这件事发生在柯美克搬到新住宅区来不久的一个寒冷的夜晚。

傍晚，他带着妻子和儿女来到了农庄俱乐部。大厅里聚集了许多老乡，嘈杂异常。柯美克遇到自己几位朋友——上了年纪的老人——和他们攀谈了一会儿，然后便和奥古莉盖莱克到台前去了。他们按号入座，开始观看区里剧团上演的戏。当演出结束，两块帷幕顺铁丝滑拢到舞台中央的时候，老乡们便使劲鼓起掌来。柯美克和所有观众一样，两只手不停地拍着；奥古莉盖莱克望着他，也摹仿着他的动作。演出的节目很精彩，所以大家都因为演出结束得太快而感到有些遗憾。老两口在往家走的时候，一路上谈论着刚才看过的这出戏。

老两口没有和孩子们一同回来。傍晚，全家刚刚迈进俱乐部，穆罕默德和杜尔逊热玛尔便挤进青年人群里去了，老两口连他们的影子也没再见到。

老两口在家燒开了茶，等待着穆罕默德和杜尔逊·热瑪尔，但孩子們一直沒有回来。老太婆打开箱子，从里边取出今天在合作社买来的衣料給丈夫看。他們爭論了一陣子充緞的質量好坏，又东拉西扯地談了一会儿。但是儿子和女儿还是沒有回来。夜已深了。住在帳篷里的時候，要想知道時間的早晚是很容易的：举眼一望——眼前是一片藍天，看看星辰便可知道是什么时候。此刻，老太婆习惯地望了一眼天花板，但是上面吊着的是一盞电灯，象是一顆巨星。

“已經是深更半夜了，可是他們还没有回来，”她叹了口气，接着把鋪在桌上的充緞包起来。柯美克的态度和往常一样泰然自若。

“哪到深更半夜了，天还早呢。青年人嘛，讓他們去玩玩吧。”

他从桌旁站起身来，走到长沙发跟前，就在长沙发上睡下了。

奥古莉盖萊克收起茶杯和茶壶，放到橱柜里以后，从屋子里走出去。但馬上又轉了回来。

“俱乐部里的熱鬧該散了，”她說道。“瓜田那边的北斗星已經轉了过去。俱乐部里除了門灯，所有的灯都熄了。”

柯美克一动不动地躺在长沙发上，心里想：“她为什么这样苦恼呢？”

“你是睡着了还是怎么的，听到了没有？”妻子唠唠叨叨地说。“简直不能指望你办出什么好事情来！还没有走出俱乐部的时候，我就说：去找找，去找找杜尔逊热玛尔吧。可你光知道：‘青年人嘛，让他们去玩玩吧！’就象我不愿意让他们去开心似的。什么事情都得有个限度啊！她也许是到安娜比克家去了，要是去那儿，她不会马上回来的，扯起来就没个完，再不就是在看书。你起来到俱乐部去一趟，要是那儿没有她，就到安娜比克家去看看。她在那儿，准在那儿，要是不在女朋友家她会上哪儿去呢？她指望我们去接她的，所以她才不急着回来。”

柯美克虽然没有睡觉，但也沒有打算起来。他闷声闷气地咳嗽起来，翻了个身。

老两口对待儿女的态度是不同的。奥古莉盖莱克从来没有因为穆罕默德花钱多而责怪过他，总是鼓励他说：“好样的，孩子，等我也给你娶一个这样的媳妇！”而柯美克则不然，他时常叱责儿子胆小羞怯、缺乏勇敢精神、不爱惜一分一文。

对待女儿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哪怕女儿只出去一个钟头，奥古莉盖莱克也会焦急不安，从屋子这头到屋子那头走来走去，眼睛望着街上，直到杜尔逊热玛尔出现在她眼前。如果女儿开会回来迟了，妈妈就会感到十分惊慌。不是亲自去找她，就是打发柯美克去找她。自从瘸腿波尔达的姑娘沙尔坦凯兹私自和村里的小伙子同居以

后,她这种警惕心就更加提高了。

邻居們看到奥古莉盖萊克这种不安情緒,大家議論老太婆說:“女儿——这是她的一块心病。”

柯美克对杜尔逊热瑪尔的行为是比較放心和寬容的。他还没有意識到女儿已經年滿十八岁,也沒有发觉她的少女的驕傲的姿态和蓬松的发辮惹得村子里的小伙子們眼紅。这說明他的純朴和秉性忠厚,說不定是由于杜尔逊热瑪尔本身温柔的性格,总是使人感到她是和藹可亲和順从听話的緣故吧。至于杜尔逊热瑪尔常在农庄全体大会上做做报告,許多上年紀的人常到农庄圖書館来托她給亲友們写写信,給老乡們讀讀报和解釋一些不明白的字眼,这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即使如此,她还是很听話的,举止态度象个孩子。他談到什么的时候,女儿总是細心而尊敬地听着他。和从前一样,她常拿一些問題来糾纏他:村里的民兵是怎样选拔的?从前老乡們是否知道“左赫列和塔希尔”就是他們同乡莫拉·涅彼斯^①写的?古时候水是怎么分配的?民兵带不带肩章?父亲总是很高兴地回答她。杜尔逊热瑪尔想知道一切的愿望,父亲觉得,这是儿童求知欲的表现,这是她还没有成人的本性。更主要的是:并没有人来給女儿說媒。这就是說,她还是孩子。

① 莫拉·涅彼斯(1810—1862),十九世紀中叶土庫曼最偉大的詩人。“左赫列和塔希尔”是他的著名叙事詩。——譯者注。

但自打他們搬到新住宅区来以后，他时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话：“排排場場把女儿嫁出去，就是全家的幸福！”“别看女儿的臉蛋白，很可能变得狠心腸。”“姑娘关系到全家的名声！”他虽然并没有发现女儿过分輕浮的举动，也沒有看到她的熾烈爱情的眼神，但类似这样的话，有时也使他不加考虑。他已經听厌了那些包办婚姻和自由婚姻的閑話。有一位来庆賀他乔迁的女邻居順便对他提到：噯，柯美克大伯啊，女儿是别人家的，飞出去，人就沒了。“这些妇道人家真可笑，”柯美克心里寻思，“她說的都是些詭秘的模稜两可的話。她們好奇的程度，就連蛇在地下怎样吃食也想要知道。她們从来不把心里的話明明白白地講出来。她們要是知道件屁大的事，心里也存不住。”

“我們的女儿到底上哪儿去了呢？”老头心里琢磨着，并从长沙发上爬了起来。

天花板下面的电灯依然明晃晃地照射着。老太婆靠着門框站在那儿。柯美克沉思地踱来踱去，走到壁炉跟前又返回来，然后走到放鏡子的小桌跟前，照了照自己的臉，仔細地看了看自己的大胡子，用手摸了摸胡鬚。

大家都說：“儿子該娶亲了。”对姑娘的亲事却暗示說：“飞出去——人就沒了。”大家对他孩子們的亲事都很关心。所有人的話不能都听。他們期望的是什么？他不了解。老太婆自寻煩惱，太不好了。儿女們的亲事让他们自己去做主吧。对自己选中的人我們給他們出点主意

也就够了。当然罗，假若他們能把自己的一生和我所器重的人結合起来，那就再好沒有了。象我們这 把 年紀的人，干涉这类事情是沒有必要的。

“你現在就去把她接回来！”奥古莉盖萊克突然 打断了他的思路。她走向屋子中央，走近丈夫，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女儿准是在安娜比克家里等着去接她 呢。你看邻居的姑娘們全在家里！ 噯，全是你的錯，”奥古 莉 盖萊克哭訴道。“她的學問有什么好处，你說，好处 就是为的在机关工作？这样放縱姑娘还行嗎？ 噯，我真 伤心！一点家教都沒有了。一个姑娘家，半夜三更在外面 瞎 逛！都是你，都是你慣的她！”

“你的儿子哪儿去了？”柯美克忍耐不住了。

“我儿子……他自己会对自己負責的！”

“我在問：你儿子哪儿去了？”

“請你別操这份心，穆罕默德是个成年人，他应 該 这样。”

“唉，孩子媽呀！”老头咬住嘴唇搖了搖頭。“周圍的一切事物全是新的，旧的一切已成过去，住宅变了 样，衣服和性格也改变了，可是你，从前什么样現在 还是 什么样。什么事情也沒有影响到你。你別喊叫，告訴我：你发现了女儿什么不好的行为嗎？就算有什么不好的行为，等她回来你全講給她听。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不用你来教訓我，应該怎样做人，我自己的聰 明 够

用的。”

“我并不要教訓你，只是你不明白这些道理。”

“我对我自己完全了解。”

“那么說就是我們的姑娘不能克制自己啦？”当妻子安靜下来以后，柯美克問道。“你想一想：村子里是不是有人想使我們和和睦睦的家庭丢丑呢？是不是有坏蛋想陷害我們呢？我認为沒有。我还想告訴你：你的女儿哪一点不如你的儿子？难道她的行为不够体面嗎？不是，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她要比穆罕默德强得多。你自己也亲眼看見了，村里所有的姑娘都在俱乐部里，我們的姑娘和她们在一起，她和大家一样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看戏。”

老太婆不吭声了。老乡們常夸奖她的杜尔逊热瑪尔。尽管回忆这些贊揚使人感到欣慰，但現在这却不能使老太婆摆脱焦虑的心情。她替女儿担忧，显然是有根据的。

“总之一句話，显然我讲不过你，”奥古莉盖萊克說道。她疲倦地拖着两条腿走进另一間屋子。

“算了，孩子媽，”柯美克望着她的背影歉疚地說。“好吧，我就去。我把女儿領回来，好让你放心。”

他把皮袄披在肩上，很快地走出了家門。老太婆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被子，給儿子在长沙发上鋪好床。柯美克很快又回来了。他这样迅速地走进屋来，就仿佛忘記了什么东西而且还打算再去似的。老头的臉色变了。可是他并没有再去。不知为什么他有些心神不宁，显然是

生气了。他走进隔壁房間，站在床跟前一个劲地往下脱衣服。然后倒在床上用被子蒙起了头。奥古莉盖莱克莫名其妙地在他身边走来走去。

“你怎么不说话？”她责怪说。“我求你把女儿接回来，如果你不愿意甚至连话也不想和我说，那我去俱乐部找她好了！”

她把旧袍子朝头上一蒙，朝门口走去。

“别去，”柯美克在被子里喊道。“在家呆着吧，哪儿也别去！”

“什么道理？”

“有道理！”他用胳膊肘欠起身来。“你的女儿来了。”

“在哪儿？”

“在院子里，就来了。你坐下吧。”

奥古莉盖莱克当真惊慌起来。

“我简直一点也不懂！”她号叫起来，不顾丈夫声色俱厉地喊叫，闖出了屋子。

在柯美克到外边去的这一会儿工夫，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情。他到外边去找女儿。天色很晚了，看样子有两点钟的光景。从台阶上他看到，俱乐部的门灯还亮着。他心里想，杜尔逊热玛尔和别的姑娘还都在俱乐部里。说不定，穆罕默德也在那儿。俱乐部离得并不远，于是柯美克急忙朝灯光走去。

夜黑暗而寂静。在过去的年月里，深夜的黑暗里隐

匿着許多危險。老乡們担心小偷，从来沒有放心地睡过好觉：羊羔被牵走了沒有？母鸡是不是被拖去了？駱駝和馬匹全都帶上了鉄脚鐐，用鉄鏈子拴了起来。村子里不发生偷盜事件的夜晚是很少的。柯美克将今昔对比了一下，不禁輕輕笑了一声。当他差不多走到自留地尽头的时候，听到不远有人站在那儿說話。那是一对男女。柯美克往城里工厂去送棉花的时候，看到城里的青年男女就是这个样子。在城里的大街上，他看到过一些姑娘和青年小伙子在一起。他們沿着馬路散步，或是在紧閉的門前窃窃私語。当时，他在馬車上望着这对对恋慕着的青年男女，心里想：多嚕咱們农庄姑娘也能和小伙子們这样談情說爱度过自己的閑暇的时间呢？現在，他得意地感到，他們这里的青年男女現在也和城市青年一样地随便交往。两个钟头以前，他帶着愉快的心情，从年輕人尽情欢笑的俱乐部回到了家来。或許就是这种原因，所以他才对女儿的晚归这样处之泰然，而浸沉在新风俗的思想之中。

柯美克走的那小路是往另一边，离开了这一对青年男女。于是老头稍向左拐，为的是要看清这一对是誰。他一弯身子，看清了：原来是他的女儿杜尔逊热瑪尔不知跟誰站在一起。她認出了父亲，就紧紧地貼在青年的身上。

柯美克覺得，仿佛扫帚打在了他的臉上。他看到的

那种情形使他大吃一惊。老头甚至对女儿这样輕狂地紧貼着的青年連看也不想看一眼。他赶紧把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唉,这多不好呀!傻瓜,老糊涂虫,为什么他不躲着他們走呢?他眼前是些青年人,打扰他們是不應該的。他剛才怎么就沒有想到这个呢?正象俗話說的,个子大脑筋慢:別看他年老有經驗,却連这种小事情都想不到。这以后怎么对妻子講呢?这样說来,老太婆从前是知道,或者是猜到一些情况了,怪不得她这样大吵大鬧的。

为的是不讓女儿覺得父亲是在監視她,老头繞着自己的庄园走过去。他不断責罵自己。說真的,他为什么在家坐不住,他为什么要听妻子的話呢?女儿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的。当然,对妻子他什么也不会提起。但他現在想要知道的却是另一件事:城里的老人們要是看到自己的女儿和小伙子一起站在大門口的时候,他們該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們該怎么办呢?

他根本沒有料想到女儿会做出这种事情。是的,总之柯美克在一个劲怪罪自己,因此,他决心不对她講,既不对她本人講,也不对儿子講,自然更不对妻子講。

尽管他严厉地囑咐老太婆不要出去,但她沒有听从他,仍然跑了出去。她圍着房子繞了一圈,站在台阶旁边傾听着夜晚寂靜中的动静。老太婆摸不清头脑:女儿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邻居的話是对的,他們曾經說过,女儿

有意要嫁給农庄发电站的电气技师美列德·都尔达，他每天晚上都伴送她。象这样，总有一天，美列德·都尔达会把她領到自己家去。“难道事情会发展到了这步田地？”奥古莉盖萊克心里越想越怨恨丈夫。

哪儿也不見姑娘的影子。这就是說，她既不征得父母的同意，也不等哥哥結了婚，就走掉了，或許是一去不回头了。老太婆找遍了所有黑暗的角落，用眼搜索了所有的灌木丛。

在这段时间里，柯美克在床上輾轉反側，把彈簧压得乱响，脑子里翻来复去地考虑遍了村里所有的青年小伙子。究竟是哪一個呢？从前，他也考虑过村里所有未婚的小伙子們，他認為沒有一个配得上他女儿的。可是現在，他自己促进了事情迅速結束。他为什么要向站在黑暗处的两个青年人走得那么近呢？干嘛要細瞧他們呢？

杜尔逊热瑪尔和都尔达相好已經很久了。今天他們是第一次被老头碰見。杜尔逊热瑪尔立刻就認出了父亲。她不言不語地垂下了眼臉，并不去看他的背影。这两个年青人彼此很久找不到一句可說的話。最后还是杜尔逊热瑪尔用顫抖的声音嘟囔道：

“如果你不是哑巴，你倒說一句話呀。現在我是不会叫你走了。要发生的事情終於发生了。”

小伙子听出她声音里含有責备的口吻。她埋怨他这样晚不放她走，結果让父亲突然遇上了。美列德·都尔达

自己也觉得有些难为情。假若是明天在街上碰見柯美克他怎么去見他呢？

“我怎么忘了，我們剛才談什么來着。”他深深地嘆了口氣。

“那麼說……我們的談話就全部結束啦？”

他搖了搖頭。

“恰恰相反。可是你從前說過：別着急，等搬到新房子去就……以後又推諉到父親身上——說父親可能不同意……那麼他現在連門坎都不會放你出來了。你知道，老年人有多難辦！”美列德·都爾達苦笑了一聲，並碰了碰她的肩膀。

杜爾遜熱瑪爾是很了解父親的。父親發火的時候可不是開玩笑的，他馬上把燈一熄，扣上門鉤……隨你到哪儿去過夜好了。她現在到哪儿去呢？

正當這個時候，她看到家里房門敞開了，媽媽走了出來。杜爾遜熱瑪爾更加驚惶了。她提心吊膽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你看，媽媽出來了！父親讓她來的。現在我們怎麼辦呢？”

老太婆在漆黑的台階旁邊躁了躁腳，朝他們這邊走過來。姑娘害怕了。

“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走吧，”美列德·都爾達堅決地說。

于是他們手牵手快步向自己家的对面走去。

2

天剛破曉奧古莉盖萊克就起来了。她整夜都沒閤眼，翻来复去地轉着身子，叹着气，沒完沒了地埋怨着丈夫，他躺在她身边装睡。“全怪你，”老太婆反复地唠叨着，“說什么，青年人嘛，让他们去玩玩吧！这回可玩好了！”

“现在你躺着伤脑筋吧，”早晨她还没有消气。“看你怎样来为女儿辩护，看你还夸不夸那些自由规矩。”

忧郁的柯美克从床上爬起来，气愤地瞪了妻子一眼。但是当他看到奧古莉盖萊克眼盯着姑娘的空床正在哭泣，他的心軟了。

“噢，孩子他媽呀！你一夜都没让我睡觉，同时折磨了自己，总是想着糊涂念头。可不，就是现在你还是这付样子……該想通了……”

可是她双手冲他一甩，躁了躁脚，这是她过去向来沒有过的举动。

“够了！你的解釋我听够了！”

“等等！在和你講話的时候你要住嘴，”柯美克制止了她，于是接着說。“喊叫什么，一切都会順利过去的。不是你听从我的意見，就是我贊成你的意見——实际生活会証明的。她比我們要强得多。可是你并不了解这